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泽东

论历史唯物主义

山东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泽东

论历史唯物主义

山东大学哲学系原理教研室

目 录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一)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1
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
2.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3
3.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及其根本缺陷	7
4. 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	12
5. 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16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随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改变	16
社会意识给予社会存在以巨大影响和反作用	19
6.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3
(二)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30
1.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统一的现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30
2. 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34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指《理论》即唯物史观——编者注）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有责难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页。

……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

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不然就

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649页。

2.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

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象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

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第1卷，第409—410页注（89）。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

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等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月—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3.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及其根本缺陷

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

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

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动力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

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阴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

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

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页。

4. 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

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可是随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

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

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4页。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